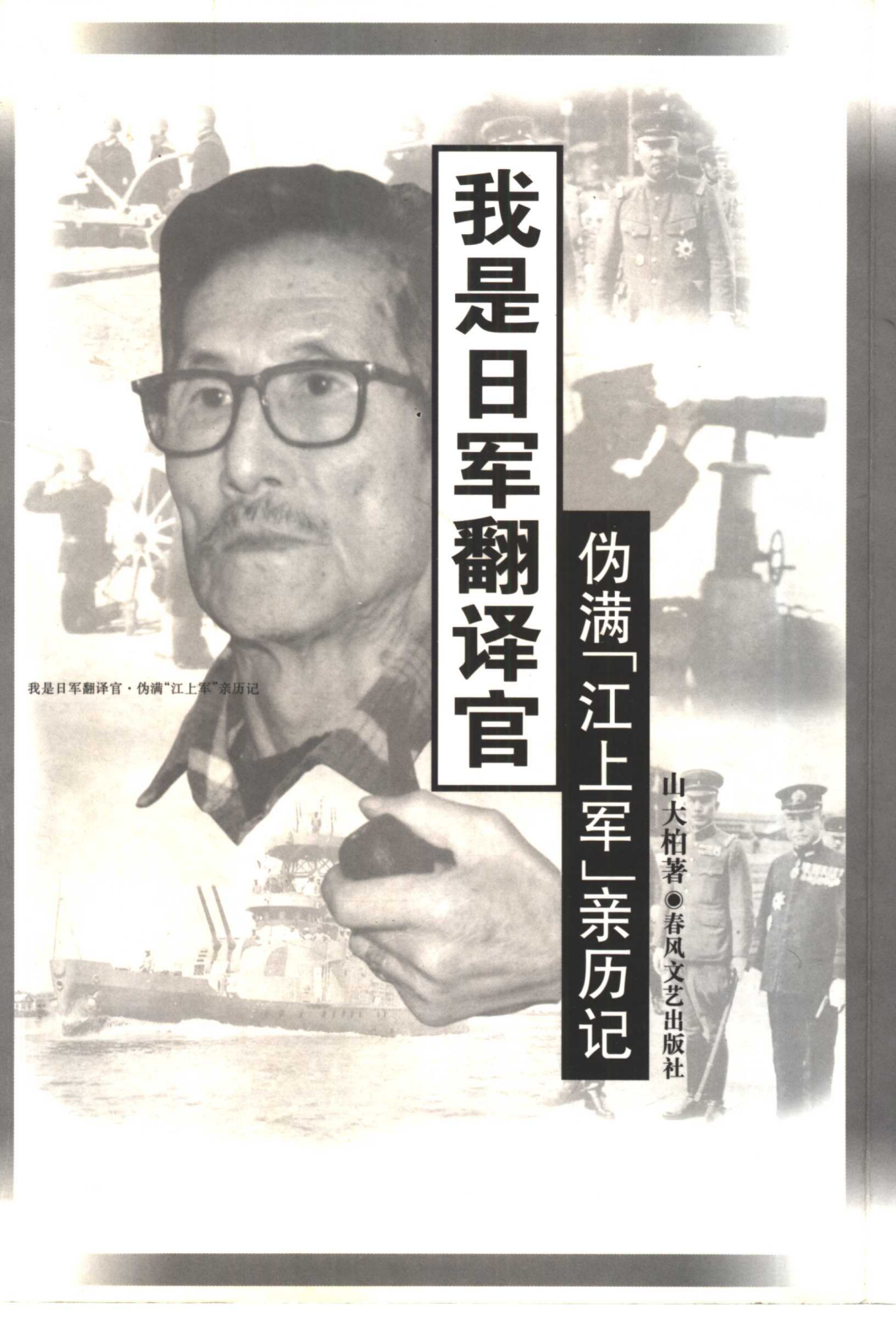




我是日军翻译官

伪满「江上军」亲历记

我是日军翻译官·伪满“江上军”亲历记

山大柏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山大柏著

我是日军翻译官

伪满“江上军”亲历记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日军翻译官:伪满“江上军”亲历记/山大柏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13-2197-1

I. 我… II. 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87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60 千字 印张:15 $\frac{1}{2}$ 插页:2

印数:1—5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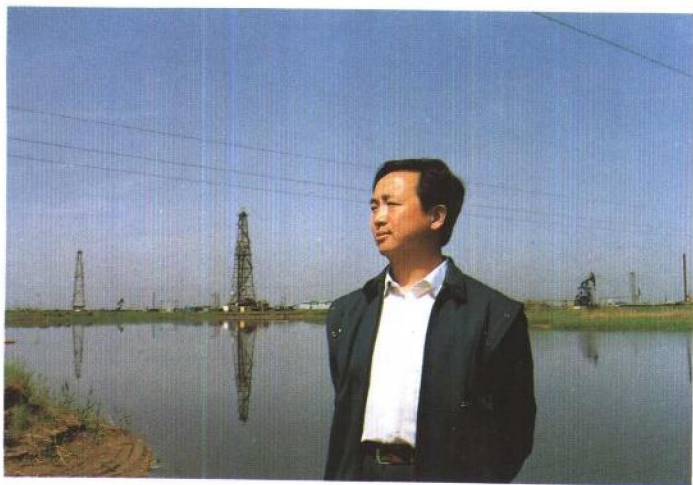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 顺

责任校对:崔 崇

封面设计:杜凤宝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197—1/1·1912 定价:23.00 元



作者简介

山大柏 1948 年秋(戊子年,属鼠)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过工人、技术员、美术编辑、摄影记者。于 1982 年开始在国家、省、市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共发表美术、摄影作品数百件;在《文汇报》、《辽宁青年》、《芒种》、《鹿鸣》、《沈阳日报》、《沈阳晚报》、《辽沈晚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数十篇。本书为作者首部长篇。作者系沈阳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家协会会员。现在辽宁省劳动厅工作。



图为书中主人公在二十岁（刚考入江防舰队司令部当翻译）时留影



书中主人公（八十岁）

序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六十七个春秋，但这段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尤其在当年饱受日寇铁蹄践踏、蹂躏的三千万关东父老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白山黑水间抗日英雄的伟绩，关东大地上中华儿女的斗争故事早已载入史册，万古流芳；但是仍有许多发生在当年被称为“满洲国”的沦陷区内的故事，因其特殊的环境和政治历史背景而鲜为人知，以至湮没无闻。当笔者意外地了解到这其中竟有一段历史从未有人报导记载过的时候，感叹、惊喜之余不禁想到：如果不把这段重要的历史写下来，就不仅仅是历史的遗憾，而且是一种罪过了。

书中的主人公，如今已是一个八十高龄，鸡皮皓首的老翁。他出生在沈阳，是我的长辈。“九·一八”事变时刚刚十一岁，北大营的炮声粉碎了他童年的美梦。当他在门缝里偷偷看到日本鬼子狰狞的面孔、闪光的刺刀；听到皮靴、狼狗的喧嚣时，吓得一头钻进院内的柴火垛里久久不敢露头，死神的黑色披风几乎窒息了他幼小的生命……然而鬼使神差，几年以后，他却踏入了伪满“江上军司令部”的大门，成为一名日语翻译官，当了汉奸！

然而，也正是由于他这一特殊的职位和经历，我们今天才得以窥探到当年横行在松花江、黑龙江上这支“满洲国”海军特种部队的全部奥秘。

笔者原计划将老人的故事写成小说，但思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因为这小说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人物（按传统说法）来充当主人公，即便有，他们的身影也非常模糊。而如果让我笔下生花进行虚构，则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和纪实文学的标准。所以决定还是以这位老人——江上军司令部翻译官的回忆录为基准，以其特定的身份、角度、观点，甚至口吻来叙述这段历史。这样会更准确、真实、生动，读来令人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在答应我的请求，同意将这段史实公之于众之后，老人曾对天发誓，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真实地记叙这段史实，一定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子孙后代，也算做对自己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做出一种最后的交待和赎罪吧。

惟其真实，才有价值。所以，不同于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反面人物的脸谱，这里出现的日伪军官兵除其可恨可憎的一类外，也有身居要职但内心却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日本军人和家属；有身穿伪军军服，与日军为伍但备受欺压、也敢反抗，但又不知出路何在的满洲青年；有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宪兵、特务、地痞、恶霸，也有为生存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妓女、苦力、学生、小生意人和（伪满）国兵。同时，这里也描写了打入日军内部的苏军特工人员、国民党特工人员。书中也如实记述了击溃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的苏联红军，他们的历史功劳和占领期间对东北物资的大肆掠夺；还有部分违纪苏军士兵对东北百姓犯下的种种罪

行……这些，都是很少有人记载、描写和发表过的。

笔者认为，作为历史、传记、纪实文学，任何对历史事实的粉饰、回避，甚至为政治目的的篡改都是不可取的。相信本书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得到人民正确的评说。当然，由于笔者的年龄阅历所限，是隔着几十年岁月的迷雾在探索这段历史，而书中的主人公又已是垂暮之年，其记忆和叙述在年月、人名上不免稍有出入。所以笔者除在参考文史资料时加以修正外，其他皆如其所说所写而记之。只在个别中国人的名字上稍作改动，想必编者、读者皆能理解。

在采访中，老人曾顾虑重重。作为一个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浪的幸存者，其惊弓之鸟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幸此翁文化水准不低，且头脑清楚，记忆仍佳，口齿清晰，下笔流畅，且不乏文采，使我喜出望外。在长达数年的采访、接触中，为了使老人打消顾虑，我也曾绞尽脑汁使尽招法，常以大特务头子沈醉著书立说为榜样，拿周总理鼓励沈醉撰写回忆录的原话给他看；又投其所好，每每携“杜康”兄一同造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老人用枯瘦、颤抖的手慢慢地揭开了这一厚重的历史帷幕，将当年伪“满洲国江上军司令部”内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秘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山大柏

目 录

序

引 子	1
第 一 章 童年,“九·一八”印象	3
第 二 章 歧途,江防舰队司令部	12
第 三 章 “皇帝”视察·市井初探	24
第 四 章 “曹扒皮”遇克星	41
第 五 章 “官司”不了了之	56
第 六 章 检阅团黑河边境之行	64
第 七 章 “阿芙蓉”和满洲菜的魅力	79
第 八 章 乾坤颠倒	88
第 九 章 “联欢”变“离恨”	99
第 十 章 兵变血案	114
第 十 一 章 长官视察·影星慰问·边境噩耗	122
第 十 二 章 “三十七门花会道”	138
第 十 三 章 沦落“火坑”	155
第 十 四 章 奸情谋杀:“以血祭天”	165
第 十 五 章 一幕家破人亡的惨剧	180

第十六章	地狱和天堂·····	191
第十七章	天宝楼劫案·····	207
第十八章	群蝇逐臭·····	218
第十九章	苏军间谍·覆舟事件·司令参禅·····	234
第二十章	迷茫·····	251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淫窟——高级军妓馆·····	261
第二十二章	逃出“满洲国”（华北行之一）·····	276
第二十三章	动荡的北平（华北行之二）·····	288
第二十四章	古都惊梦（华北行之三）·····	307
第二十五章	混过“鬼门关”·····	325
第二十六章	又一处淫窟：“柳町”·····	340
第二十七章	绝密文件《江礁计划》·····	356
第二十八章	利民号的遭遇·····	371
第二十九章	魑魅魍魉·····	388
第三十章	末路穷途·····	405
第三十一章	多莎子芳魂断满洲·····	419
第三十二章	小野仁藏的下场·····	434
第三十三章	乱世出“英雄”·····	442
第三十四章	苏军上校“郭索夫”·····	454
第三十五章	妖变种种·····	463
第三十六章	走向光明·····	474
后 记	·····	487

引 子

在晚霞的辉映下，松花江水闪烁着一片耀眼的光波，像繁星在银河中涌动，如圣诞夜秉烛游行的人海洪流……

我面前的这条大江，生机勃勃，流光溢彩，就像一部宏伟、凝重的史诗，一帧色彩斑斓的画卷。

手中的烟斗早已熄灭。江风吹乱了我霜白的头发，我裹紧风衣，用手杖支撑着枯瘦的身躯，伫立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转瞬即逝，我深爱着的这条大江还是这样年轻、秀美，风采依然。而我却已成了一个八十老翁……身后的这座城市——哈尔滨，虽然还有遗迹可寻，但毕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显得陌生，可是这条滋润着东北平原，哺育了黑土地上亿万生灵的松花江却仍然让我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这略带鲜腥的水汽，这清爽、豪迈的江风；古老、幽静的林阴道，历尽沧桑的石头台阶，坚固、厚重的铸铁栏杆；还有那掩映在绿树丛中，充满异国情调的小楼和木亭，无不在我苍凉的心底激起阵阵热浪，不由得老泪横流……哦，松花江，我的母亲！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你还认得我这个不肖子孙吗？还记得当年雾锁烟障的江面上发生的一幕幕人间悲剧吗？

往事不堪回首。但我知道，在你滚滚的波涛中曾融入过

许许多多的血水和泪水，江底的泥沙中埋葬着无数忠骨和兽骸；你承载着千百年无尽的忧患，日夜奔流不息却默默无言。

夕阳已将我孤独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并渐渐淡去。我知道自己生命的烛光也正在逐渐黯淡，来日无多。此刻，我生命的意义已和你那段满目疮痍的历史融会在了一起，做人的良知和历史的需要都使我无法推卸这庄重的代言人的责任。愿你不老的青春唤醒那些沉睡的往事，让奔腾的江水冲开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振作起来，把你我共同经历过的岁月、史实，清晰地展示给后人……

第一章

童年，“九·一八”印象

民国九年（1920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子时，我出生在辽宁省营口市的大石桥镇（即营口县）。四岁左右迁居沈阳。

我家住在奉天（沈阳）大东区管城街一带，离小河沿不远。那里的苇塘、湖水、草地和小树林，构成了我童年的一方乐土。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儿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更有那遍布河沿的地摊、小店、百戏杂耍，装点出一派繁华和喧嚣，逗引得我流连忘返。常常，小手中攥着从爹妈那儿讨来的几枚铜板儿，和小伙伴们一起钻入人群，瞧瞧变戏法的，看看舞刀弄枪卖大力丸的，再听几段评书，等人家一要钱时便撒腿就跑，将铜板儿在手心里捂出了汗也舍不得花。最后，买根棒棒糖衔在嘴里，又抵不住“拉洋片”艺人悠扬唱腔的诱惑，递上一枚“大子儿”，将小脑袋瓜凑过去，眯起眼睛将那圆洞洞里的世界看了个饱，然后才意兴阑珊地往家走。这时，往往已到了暮云四合，炊烟袅袅的光景。母

亲正抻腰站在街口，将吆喝我乳名的余音转变成了怒骂：“成宝——……你个没时没晌的小野鬼，又逛到哪儿去了！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于是，同行的小伙伴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立刻一哄而散，跑回家去了。

奉天城，由于是号称“东北王”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帅府所在地，因此治安比较稳定，百业兴旺。帅府毗邻故宫宝地，雄伟气派，威震城乡，使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老百姓对大帅充满了敬畏和景仰。

位于小河沿莲花湖北岸的一幢灰色的大楼，据说是一位师长，外号“吴大舌头”吴俊升的府邸，相邻的小楼即是张氏别墅。风和日丽的天气，奉天的百姓便常常看见少帅张学良带着卫兵在河沿跑马兜风。春天踏青，夏日赏荷。城里的军政大员、社会名流的男男女女们如果有幸相陪，那更是另有一番热闹景象。到了晚间，湖面几只画舫上彩灯如昼，笙管笛箫吹奏起来，悠扬悦耳；船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的欢声笑语中不时夹杂着几声行伍中人从破锣嗓子里喷出的戏文：“一马离了西凉界……”满湖盛开的荷花在晚风中绿裙摇曳，粉面绽春，一派娱乐升平的景致。

每年的七月十五，鬼节，奉天百姓都要到这里来放河灯，祭祀鬼神、祖先。人们拿着自制的或者从店铺中买来的“灯船”，点上里面的蜡烛，轻轻放到莲花湖的水面上，任它随水漂去。这些“灯船”大的足有一米多长，小的仅有巴掌大，有木制的，有蜡纸叠的，还有用高粱秸扎制的，各式各样，五彩缤纷，闪闪烁烁，在水面漂散开来，慢慢流去，将湖面点缀得分外亮丽、灿烂，引起小孩子们一阵阵惊喜的欢呼……

一转眼，我就七岁了，被家人送进了学堂。于是，时

间、行动都受到了限制。那种顽童的乐趣就只有盼到礼拜日才能得到少许的补偿。

我上的学校是大东边门外第一小学。一年级时，教我们美术课的女老师姓白，是一位十七八岁，苗条、俊秀、气质高雅，超凡脱俗的姑娘。她不但画得一手好画，而且待人亲切、和蔼，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孩子们都喜爱她。听她讲课，在她的辅导下画画儿，那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一种纯洁、温馨的体验。我们盼望每天都能看见她的笑脸，听到她甜美的声音，不愿让她皱一下眉头。所以，画儿画得格外起劲、认真，美术作业展览常常叫校长吃惊，叫别的老师们嫉妒。但是，好景不长。当年暑假前的教学成果展览，本是例行公事，从没有大人物光临过。但这一年少帅张学良却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学校，参观了美术作品展室。之后，当他看见了白老师的时候，那有些倦怠的脸却突然变得生动、红润起来。他摘下雪白的手套，拉住白老师的手好久没有松开。我们在远处没有听到少帅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却看到白老师涨红了那张晶莹如玉的脸，垂下了长长的睫毛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后来，少帅又几次三番到学校来，忙得校长东跑西颠、受宠若惊。然而，不久大家就知道了少帅是专程来看白老师的。很快，少帅要娶白老师当姨太太的风声就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引起了一片绝望的哀叹。但是，白老师却对少帅荣华富贵的许诺不屑一顾，坚决拒绝了张学良，并毅然辞去了教师的职务，走了。从那往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她，至今也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后来，教美术的换了一个男老师，胡子、头发都老长，手指头被烟熏得焦黄，指甲盖里嵌着一弯黑月亮，让孩子们全倒了胃口，美术课的成绩就

此一落千丈。我们心目中的少帅，也成了老爷庙里的泥胎，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变得黯淡无光了。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两洞桥被炸身亡，6月21日，张学良在政局稍稳的情况下开始发表。大帅的公祭会场就设在小河沿的空场上。周围用芦席和铁丝网围住，只留了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几丈高的祭棚上挂满了大幅的挽联和各式花圈。公祭典礼过后，允许百姓进入行礼、叩头。进门者每人赏一块大洋（袁大头），并可免费就餐，猪肉粉条炖白菜、大米饭、馒头管够。然后从另一个门出去。守门的卫兵得令：来者不拒，一视同仁。于是百姓几乎倾城而出，叫花子也蜂拥而来，白得一块大洋还闹个肚儿圆。

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凑热闹，正好这天学校放假，小伙伴们成群结队跑到小河沿。到门口，小手一伸，卫兵照样给了一块大洋，并用一种类似紫药水的颜料用毛笔蘸着在每个领了钱的人手背上画一道，以作标记。这种颜料大概就是市场肉案子上常见的那种盖在白条猪上的检疫印鉴用料，印上后很难弄掉。许多人都想“二进宫”甚至八进宫，妄图多领几块大洋。于是，挺着撑歪了肚脐的肚皮，出了会场就溜到河边背静处拼命洗手，再用泥搓。实在弄不掉，就找块石头往手背上使劲蹭，打算消灭“印记”。往往弄得皮破血流那印记仍是隐约可见。然后，硬着头皮去唬把门的大兵，希望对方一时走眼，再捞一块大洋。谁知人家精得很，一眼就看穿了这套鬼把戏，立刻，一个大巴掌扣在了后脖梗儿上：“滚！再来捣乱，把你鸡巴揪下来！”照屁股给一脚，撵走了。旁边也想“二进宫”的，吓得忙把手藏到了背后，一溜烟儿跟着跑了……许多顽童和乞丐都享受过这种待遇。

1931年9月18日，半夜，北大营方向的爆炸声和枪声将附近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议论纷纷。我父亲和哥哥爬上屋顶向北边望去，只见一团团闪光和烟雾勾勒出了夜幕下树木和屋宇的轮廓，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兵营那边搞演习吧，又是枪又是炮的！”

人们胡猜乱喊一通，但心里隐隐不安，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平时演习从不在夜间。再说，实弹射击都是朝一个方向打，哪有互相射击的！这不是动真格的开仗了吗！谁打谁呢？善良的老百姓真不愿意往坏处想……但是，战争的黑云已罩上了头顶，不祥的预感使人们再也不能安然入睡，家家在惊悸、惶恐中盼到了天明。

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死伤大半。部分官兵奋起还击，终因势单力薄，被迫撤出了军营。天亮时，北大营、东大营相继落入日寇手中。

蓄谋已久的日军，以装甲车为先导，从小西门和小东门蜂拥入城。在零星的枪声中，城里的驻军和警察已成了无头的苍蝇乱跑乱撞，很快就被缴了械。城里的四面城墙和门楼上全布满了日本兵。十几辆装甲车混杂着头戴钢盔的步兵，耀武扬威，长驱直入，巡行在各条主要街道上。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地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烟尘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装甲车）、钢盔、皮靴、闪光的刺刀和恶犬，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画面。刚刚十一岁的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垛中，死死